

举国奥运改写历史

的车流量每天缩减了235万辆。

这种突变并不只是表现在交通上。“高丽时间”——历史上西方人为讽刺韩国人不守时给他们起的绰号。奥运会中，韩国人风格突变，安排比赛严谨准时、有条不紊，正点开赛率达到97.20%，突破了奥运史上的纪录，有外国记者惊呼，这一切的是韩国人还是德国人？

韩国人酷爱吃狗肉，而在西方人看来，这太残忍，难以接受。为了国家形象，汉城人齐刷刷戒了16天狗肉齐戒汤。“不是不难受，是为了客人，不得不委屈点自己。”

由于在田径项目上韩国人几乎没有夺金点，体育场观战的人稀稀拉拉。萨马兰奇先生看了直播头。“为了国家的荣誉，为了办好奥运会”，组委会向汉城市民们发出号召的第

二天，田径场爆满，虽然这些观众提不起兴致也不甚懂得其中奥妙，但大家还是坐在那里礼貌地鼓掌助威。

据《朝鲜日报》报道，汉城的小偷在奥运会前一起开了个会说，这段时间为了国家的荣誉，我们放假吧！奥运会期间汉城的犯罪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经过韩国奥组委的努力，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悉数出席了汉城奥运会，重新完成了奥运大家庭的大团圆，当年有160个国家派代表团来到汉城。

这就是汉城效应：历史积淀的家国情结被奥运会激发出来，再融入韩国人的血液中，延续下去。所以，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只有韩国的普通百姓将自己的金银财产捐给国家，摆出了与国家同进退的姿态。朴世直先生

说：“奥运会带给韩国人的是一种国民一体的动员，大家坚信，只要把每一个家庭的东西聚在一起就能帮助国家度过任何难关。”

汉城奥运会终于没有辜负韩国人的热情和努力，韩国无论从组织、信誉、形象、经济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韩国因为举办奥运会，当年就使经济出现了12.4%的增长。韩国政府曾经骄傲地宣布过一项统计：奥运为韩国建筑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创造了21亿美元、22亿美元、13亿美元的产值。

1985年至1990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300美元增加到6300美元，实现了从发展中国家向新兴工业国家的转变。韩国一度是被世界遗忘的国家，今天，世界已经感受到它的威力和影响。

摘自《意味》

刘邦感叹地说：“今天我才知道当皇帝原来是怎样尊贵，这样痛快！”

架子

跪倒。下跪之前武官(包括太尉)站在西边，文官(包括丞相)站在东边。无论文武，按照级别，依次站好。这时，刘邦才慢悠悠地坐着龙辇来了。刘邦一出现，台下便呼啦啦跪了满地。

刘邦感叹地说：“今天我才知道当皇帝原来是怎样尊贵，这样痛快！”

什么是朝仪？无非是皇帝架势、臣仆架势的一种强化！架势即架子，皇上有皇上的架子，官员有官员的架子。官员在皇上面前，那种架子就是跪拜式的、匍匐式的软架子。一转眼见了平民百姓，摆

出的往往是昂首仰脸、鼻息如虹式的硬架子、冷架子。

“架子”之多，即使今天也不难见到。如：商界有老板架子，学界有教授架子，文界有作家架子，艺界有明星架子。连平民中，男人有“先生”架子，女人有“太太”架子；年纪大、辈分高也可在后辈面前摆老子架子，孙子摆“宝贝”架子，孙女摆“公主”架子。女婿、儿媳(包括孙婿、孙媳)也可以摆出各式冷傲架子。

架子到底是个什么东

西？大都无非是虚假之物、浮奢之物、松软之物的一种空壳而已，或像侏儒常常借用的梯子！

“架”中最值得尊重的是骨架，即人的精神支架、道德支架或知识支架、才艺支架，等等。此外的各式架子，包括建筑物兴建时必用的脚手架子，最终是要拆除的。若是空架子摆上八年十年，什么实际的建筑物也没建成，定会赞者少而骂者多。人也是一样，无论是物质性的人还是精神性的人，瘦弱得过甚，光凭一副虚架子硬撑，强充巨人，有谁能认同？

摘自《今晚报》

美文闲读

古代状元的桃花运

张尧佐。宋史上说：“时犹未娶，张尧佐方负官掖势，欲妻以女。”他让人把冯京请到家，一见面就把一条金带披在冯京的身上，对冯京说：“我一个女儿嫁给了皇上，还有一个女儿，正待字闺中，想许配给你，怎么样？”

冯京一听让自己做女婿，头乱了一下，随即冷静下来。这张尧佐因凭借自己是国丈，恣意妄为，正遭世人唾骂，一个堂堂的士人，怎能同这类人同流合污呢？于是，他连忙站起作揖回绝，并立即告辞。

张尧佐愣在那儿，好长时间回不过神来，他恨死了冯京，便开始派心腹四处活动有关考官，在殿试时要将冯京黜落。冯京似乎也有所预感，灵机一动，将自己的名字前面两点移到后一个字，成“冯京”。

冯京的文章实在漂亮，考官们荐为第一，朗诵时，就在张尧佐为自己得计正高兴，有关人员为自己对张有所交代正感轻松时，站出来的状元恰是这些人所不愿看到的冯京。后来这些人只好对张尧佐解释：“误把冯京当冯京。”这句话后来也成了谚语，喻有眼不识真相。

当杨士骥皆以为这门亲事向刘春霖一提起即成，可是刘春霖却婉言相拒。他说：“恩师对学生婚姻之事一片苦心，学生不胜感激。但裕老贵胄高门，生所不及，婚后往还势难相比。如高攀成龙，恐日后陷害格(指隆龄)终身。”

事后，为了此事，有人说他愚蠢，有人说他不识时务。但刘春霖听到这些议论后皆不以为然，他说：“我虽科魁，但出身贫家，人却为贵胄，婚姻如门不相对，日后只能陷害双方。”

摘自《名家讲坛》

刘春霖不攀高枝

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科状元刘春霖，面对降临到自己身上的来自贵胄的婚姻，也是同样清醒地给予回绝。

光绪三十三年，刘春霖被派到日本法政大学学习法政，次年回国，不久，其原配夫人因病去世。状元丧妻，人们听说此事后纷纷为其提亲做媒。他的老师杨士骥也为了他提了一门亲事，女方为隆龄。此女曾随父裕庚出使在法生活过一段时间，精通英语、法语，颇受慈禧喜爱，并被慈禧留在身边充任女官。

当杨士骥皆以为这门亲事向刘春霖一提起即成，可是刘春霖却婉言相拒。他说：“恩师对学生婚姻之事一片苦心，学生不胜感激。但裕老贵胄高门，生所不及，婚后往还势难相比。如高攀成龙，恐日后陷害格(指隆龄)终身。”

事后，为了此事，有人说他愚蠢，有人说他不识时务。但刘春霖听到这些议论后皆不以为然，他说：“我虽科魁，但出身贫家，人却为贵胄，婚姻如门不相对，日后只能陷害双方。”

摘自《名家讲坛》

西汉初建时，开国皇帝刘邦原本文化水平就低，加上绿林习气十足，当了皇帝之后仍习惯于与手下的人一起乱说乱道、你争我吵。后来，有个前朝(秦朝)的“待诏博士”来到刘邦的面前，此人名叫叔孙通。这位博士对刘邦说：“皇上，今天您当了皇上，不讲尊卑贵贱怎么成？我来帮您定个规矩，保准您取得绝对权威！而且，您也会真正感受到当皇帝的美妙滋味儿！”

叔孙通弄的这套规矩，叫做“朝仪”。起初刘邦对这一套既复杂又麻烦的规矩不感兴趣，只是漫不经心地说：“你爱干就干吧！”殊不知，叔孙通起草了朝仪之后，让很多人演练多遍，随后往刘邦的殿前一演示，情况顿时大为改观。根据朝仪，皇上刘

邦高高在上，台下人一律

误把冯京当冯京

这样的婚配，有时也能考验一个士子的人格，特别是当女方家族正是当朝炙手可热人物的时候。冯京，宋皇祐元年己未科状元，他就遇到宋朝国史张尧佐的逼婚。幸而他机智，否则，状元差点被张尧佐的恼怒与报复而被否定。

冯京乡试第一，会试第一，再加上他一表人才，到了己未开考时，京城都哄传，此科状元必是冯京无疑。这边一传，那边惊动了

范仲淹巧济灾民

北宋年间，江浙一带曾发生大饥荒，当时范仲淹正主政浙西，虽然他极力地开仓放粮，但相对于成千上万的灾民来说，可谓杯水车薪。

当时，浙江太湖一带的人们非常喜爱一种体育运动——赛船。

范仲淹灵机一动，这可不是开展赛船的好时机呀。他号召各地百姓踊跃

一修了，本官允许。”

官员随即响应，各地大兴土木，数以万计的各类工匠、仆夫每日劳作在工地上。

监察部门知道了范仲淹的做法，认为他不抚恤灾民，反而游宴玩乐、劳民伤财，就向皇帝参奏他。范仲淹辩解道：“我这样做，正是要使百姓顺利度过灾年呀。赛船也要修，修庙也要

修，本官允许。”

摘自《辽宁青年》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这个时候，忽然传来惊鸿之声，我们两个一同抬起头来，只见两行大雁排成一个巨大的人字形，正从我们头顶飞过，由于飞得极低，连它们的面部表情似乎都看得见。我于是向儿子解释，大雁是候鸟，秋天的时候飞到南方去过冬，春天再飞回来。儿子似懂非懂地听着，并不看我，我也就不再说话，和他一起目送这群大雁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之中。

幸福的瞬间

林中洋

德国的深秋，阴冷而压抑，凄雨寒风中万叶飘零，夜来得很早，下午5点左右，天就落黑了。这样的季节里，人也很难会有明朗的心情。

11月底的一个下午，天忽然放晴了。气温虽然很低，可是没有风，有淡淡的秋阳。于是和儿子两个人去田间散步，他骑着他的拖把机，兴致勃勃地跟在我后面。骑了一段路，他就会停下来，到路边去拾落叶，先抓起一大把，然后再细细挑选出较好的，放进车斗里，还忘不了“送”给我两片。

有时骑得太快，他刚刚收集的叶子飞跑了，他就会不厌其烦地下车，把掉了的叶子再捡回来。我

们的速度越来越慢，看见天色渐晚了，他的小脸也已经冻得红扑扑的，想到还有挺长的一段路要走，我有些心急，正要催他快走，他却指指我的身后，一脸惊讶的表情。我赶紧回过脸去看，田间小路上只有一个老妇人在遛狗，除此之外不见一个人影。我不解地指着儿子，他急急地指着身后的天空叫我看，我这才注意到晚霞正映红了天边，粉红色的薄云像带子一样划过天蓝的天际，在初冬时能有如此亮丽的黄昏，我也不由惊叹起来。

小孩子的眼睛经常可以看到很多成年人忽略的东西。日常的琐碎、事业的艰辛使我们无暇旁

顾，童年时那份发现世界的好奇心以及少年时面对春花秋月而有的忧郁与憧憬都随着漫漫岁月逐渐褪色，我们脑子里想着的是赶路，看到的是远处山顶上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或目标，对于沿途的美丽风景，我们没有时间欣赏。

然而人生是一条永不回头的河流。多少的良辰美景，平凡瞬间，若不用心体味，便会无声地从指缝间滑过，留不下一丝记忆。尽管佳节年年有，但毕竟年与年很不同。看见夕阳下儿子小小的身影，帽子上的绒球随着他的脑袋来回晃动，我情不自禁地地上去抱抱他，亲亲他的小脸蛋。孩子很快就长大了，尤其是男孩子，不用了

几年就不许妈妈再这么亲他了，所以我要抓住机会。想到将来有一天，他像一棵树一样站在我身旁，我得仰着头和他说话的时候，在骄傲的同时，我肯定会有一丝怀念，怀念他幼时揪着妈妈衣角时的样子——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时候，忽然传来惊鸿之声，我们两个一同抬起头来，只见两行大雁排成一个巨大的人字形，正从我们头顶飞过，由于飞得极低，连它们的面部表情似乎都看得见。我于是向儿子解释，大雁是候鸟，秋天的时候飞到南方去过冬，春天再飞回来。儿子似懂非懂地听着，并不看我，我也就不再说话，和他一起目送这群大雁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之中。

我相信，很多年之后，我仍会记得这个黄昏，记得我在这个时刻所体会到的平静和恬然的幸福感觉。

摘自《散文》

逮捕

〔俄〕索尔仁尼琴

时候，他们都几乎没有人逃跑(只有少数人自杀)。这正合需要。驯羊狼好啃。

1921年逮捕19岁的叶夫根尼娅·多雅林科的时候，三个年轻的契卡人员在她的床铺里、放衣物的五斗柜里东翻西找，她都不在乎，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找到的。可是，突然他们碰了她连母亲都不会给的隐私日记——三个充满敌意的陌生青年一行行地读着她的日记。这件事对她的震撼，超过整个卢宾卡连同它的栅栏和地下室。在许多看来，逮捕对这种私人感情和尊严的伤害，可能要比监狱的恐惧或政治思想强加于她的强烈得多。一个内心对暴力来做

准备的人在暴力行使者面前，总是弱者。

稀有的一些聪明而大胆的人刹那间就明白了该怎么办。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格里高利耶夫1948年在来入抓他的时候，筑起防栅进行抵抗，赢得了两小时时间去烧毁文件。

有时，被捕的主要感觉是如释重负，甚至……高兴，但这是发生在逮捕大流行时期：当四周正在把像你那样的人一个个抓起来的时候，你和一个不知为什么缘故却老不来抓你，不知为什么老是拖延——须知这种困扰，这种煎熬要比任何逮捕都叫人受罪。

摘自《古拉格群岛》

她调皮地笑了，说：“我有这样问过我妈妈吗？”心里却说，我怎么能不知道？那一年，火车上一路闪着明一灭烟头的，不是你又是谁？还有谁抽那么简陋的烟袋？你就这样一路上一直悄悄跟在我身后呀，爸！

悄悄跟在你身后

蔡菜菜

那一年的夏天，是个苦夏。

蝉鸣声中，大学通知书像一片树叶般落在她面前。

在病床躺了半年的妈一个劲地抹眼泪，她知道，家里不富裕，也就刚刚能凑齐她的学费。

吃晚饭的时候，从建筑队里归来的爸破例喝了点酒，妈说：“孩子上学挺远的，坐火车得一天一夜呢。一个女孩子家，从来没出过远门，人又老实，你看……”

爸的脸色重了些，妈喂嘴道：“你能不能送送她？人家的孩子上大学，都有大人送，我是怕路上万一有个啥闪失……”

爸没等妈说完，就把酒杯重重一搁：“不能惯她，娇气！”

她把头低到饭碗里，不说话，妈撇了一筷子菜给她，她的眼泪落下来。从她能听懂话开始，她就不断听到爸说：“不能惯她！娇气！”跌倒了，爸是断然不会伸出一个指头扶她一下；不小心被烫了，妈心疼得直抽气，爸只淡淡看了一眼，说：“这点苦都受不了？”娇气！”

上小学的第一天，爸送她到学校大门口，转身就走，别人的家长都一直站到放学等着孩子，只有她一个人背着大书包拖着长长的影子孤零零地回家；小学二年级，爸就让她学着做饭，理由是：“你妈身体不好，你要学会做家务。”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买菜，小学四年级给妈买药，小学五年级她就可以带妈去看病……

她一直怀疑，她不是爸亲生的，要不然，为什么整个成长中除了一句简单的交代，就是一个冷硬的背影？

通知书来之前，她到爸所在的工地上背了一暑假的砖。

肩上都磨破了皮，可爸，站在阳光下，连看都不看她一眼。他就是看她也只是会说：“这点累都受不了？”娇气！”

一赌气，打点了行囊，就走了。

离家回头的一瞬间，看到的只是妈瘦弱的身影。

坐上火车，满眼都是陌生的面孔，摸黑口袋，心里又兴奋又惶恐……

她把头埋在胳膊里，把胳膊放在小桌子上，混混沌沌睡去。

等醒来时，已是午夜时分，她摸了摸口袋，揉了揉眼睛，艰难穿过坐满人的过道去上卫生间，卫生间旁也坐满了人，很幽暗，有人在打盹，有人在吸烟，还有人在吃东西。

她忽然看到有人在抽烟袋，烟头一明一暗地闪着，她的心里无比感伤。等她艰难地穿过坐满人的走廊坐回座位时，再也睡不着了，她把头埋在臂弯里想妈，妈这会儿睡得可好？泪水盈满眶，她拗着，不让她淌出来。如果爸看见，他一定会说：“这点累都受不了？”娇气！”

终于到站了。

看到了打着学校名字的横幅，她顺利地找到了“组织”。

签了名字后，她忍不住回头看那人头攒动的车

站，起起伏伏的心事就像火车上那烟头，一明一灭，都是念想。接站的老师说：“累吧？”

她应着：“还好，我有座位，车上……还有人没有座，就坐在地上……”她的声音低了下去。

老师说：“不容易吧，这一路。”

她喃喃道：“不容易呢。”

上了校车，心里计算着这一天一夜的路程。

她在火车上听见有人说，中午就有一趟车回到那个小城，是慢车，比一天一夜还要久一点。

她想，这趟慢车，票价比这趟车便宜，但是也比这趟车颠簸吧。有水喝吗？有位置坐吗……

她突然很想冲进车站，上了那趟车，回家。可是爸一定会说：“这点累都受不了？”娇气！”

叶子黄了又青，月亮圆了又缺，火车来了又去，而妈却去了不再回来。

月光如雪，她看到，爸，老了。

他老的标志是，他不再中气十足地说：“不能惯她！娇气！”偶尔，他犹豫着，用粗糙的大手摸着她的发。

一晃就毕业了。她不用小心翼翼地拣便宜的慢车坐了。

她过得比许多同学要从容，用她的话来说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很多别人看起来艰难的处境，她都能应对自如。

当她跟一个人说起第一次坐火车的经历时，那个人抱紧了妈。

于是结婚了，婚后的日

子幸福如阳光。

很快，有了孩子。

她不顾爸的反对执意把他带到了城里。

他发现，爸好像变了个人似的，不仅啰嗦了许多，而且脾气好得不得了。他，居然可以让外孙欢儿骑在背上满客厅地爬！

有一天，她有事提前下班。路过小区，看见欢儿在跑，爸在追，欢儿不小心跌倒了。

爸走过去心疼地扶起了他，抱着他说：“乖乖，外公看看，没摔疼吧。”

欢儿大哭，爸哄着他，说：“欢儿要坚强啊！你妈妈小时候摔跤就不哭，外公总是远远看着，可是和现在一样心疼。你妈呀，第一次放学就一个人回家，怕她迷路，我远远在她身后跟着呢。嘿，她什么也不知道。你看你妈现在多坚强！”

她走过去，笑着跟爸和孩子打招呼。

爸看见她，忽然局促起来，说：“我，我……你小时候……”

看着爸满头的白发和佝偻的背，她说：“我知道的。”爸诧异她抬头：“你知道什么？你总是问你妈你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的？”

她调皮地笑了，说：“我有这样问过我妈吗？”心里却说，我怎么能不知道？那一年，火车上一路闪着明一灭烟头的，不是你又是谁？还有谁抽那么简陋的烟袋？你就这样一路上一直悄悄跟在我身后呀，爸！

摘自《广州日报》